

狂飙恩仇

上

34

曹力群作品集

中国戏剧出版社

4.568
KB
21

34

狂飙恩仇

上

曹力群作品集

◎ 中国戏剧出版社

狂飙恩仇

(上)

《狂飙恩仇》

曹力群著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朝阳区京精印刷厂印刷

56.7 千字 787×1092 毫米 1/32 开 28 印张 2 插页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104-00746-6/1·367 (上、中、下)定价:3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举报电话:(010)62251794



现已推出：

女王城
毒眼龙
断魂崖
玉带飘香
千手御魔
杀星小子
雕剑震武林
绝情十三郎
玉扇神剑
玉扇神剑续集
龙飞凤舞碧云天
佛山侠影
狂飙恩仇
美人血
瑶台怨
恶贯满盈
神剑千秋
血溅侠魂
血浪
竞修罗剑
翠莲剑情
赤胆红颜
剑侠鸳鸯盟

作者简介：

曹力群（艺名曹若冰）江苏泰县人，生于1926年，自幼喜文弄墨，1943年即撰写小品，新诗，抒情文，以若冰，右木，笔名投寄江苏日报朝阳登刊。

1960年秋开始写武侠小说长篇。《玉扇神剑》一炮打红。奠定武侠基础，并一发不可收拾，三十五年来共谱写近百部武侠小说，称为武侠职业作家人称武侠泰斗，成名作有《毒眼龙》《女王城》《千手御魔》《龙飞凤舞碧云天》《赌仙杜十三》等一大批武侠作品，扣人心弦，深受广大港澳台及东南亚华人的喜爱。

内容提要

荒凉的大漠，有如画中仙景。

关梦萍出身于河洛大豪，因深深爱着一位以一剑震动武林的孤星剑客——百里居。她背父离兄，把名震关、洛，富冠北国的世家荣誉、财产都一屑不顾，舍弃了一切而跟随他奔波江湖，受尽颠沛流漓。又因百里居得到剑圣黄龙上人所留下的一块和阗宝玉，而遭到黑白两道盟主与剑派掌门的联合追缉，长达三年由中原经青海，又出玉门关，来到这茫茫的大沙漠，这时她已是临产的孕妇。一对经历患难的夫妻正盼遁入大漠深处，江湖平静。梦想着美好的未来；让出世的儿女懂得有学而术，取名字百里雄风。

不料，大豪关亭和霹雳神拳关山追蹶而来。不幸，一代剑客带着满腔的愤恨与遗憾而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依然不能瞑目，想留恋地再看看妻子……

关梦萍悲哀与痛苦到了至极，她缓缓伸出手指将百里居怒张的双目合起，而后亲了亲百里居那冰冷的嘴唇……黑夜里跌倒在马腹的凹入处，生下一男孩——百里雄风。她忍着丧夫之痛又给刚出生的婴儿佩戴上玉石，依依不舍，交予空空老和尚，约定十八载后再来相见。

在绝望中她得到白驼山主宇文天的搭救，她为了报仇，处心积虑，网罗天下绝顶高手，预备将整个武林都置于掌中；为了这个愿望，她忍辱偷生，苦练“大漠金沙掌”奇功，又将白驼山的绝传武功学成。

后巧遇爱子——百里雄风，强忍母子深情淳淳教诲，使儿懂得：方知绝学非可凭借，个人之修尚为至上之秘诀；武学之道，深入大海。

目 录

第一章	落日，夕照，大漠风沙起	(1)
第二章	殊恩，重恨，壮士亡魂飞	(22)
第三章	驼铃，马啸，狼烟遍边塞	(41)
第四章	白发，红颜，麟种匿深山	(60)
第五章	离情，别绪，断肠伤神夕	(79)
第六章	荒郊，寒夜，摄魂炼心时	(97)
第七章	古祠，神殿，血水成渠流	(117)
第八章	毒掌，鬼爪，人影作矢飞	(136)
第九章	迷惘，惆怅，奔向不知处	(154)
第十章	辗转，呻吟，陷入百劫中	(171)
第十一章	星月双剑，亡命天涯为宝玉	(192)
第十二章	天心一教，横扫武林称独尊	(214)
第十三章	心狠，手辣，姊妹仇何重	(230)
第十四章	勤劝，激诱，母子情至深	(250)
第十五章	铁汉，娇娃，情海波澜大	(268)
第十六章	神医，怪老，江湖诡诈多	(289)

第一章 落日，夕照，大漠风沙起

星月双剑

一望无垠的黄沙，自一片稀疏的杂树丛，开始延伸出去，直到那迷迷茫茫的遥远……。

天，是一片蔚蓝，在远处的落日边，涂染着数抹绚烂的彩霞，几只兀鹰展着双翼，驮着将堕的夕阳，在苍穹里翱翔，不时传来几声低沉的鸣叫。

落日未下，残霞初起，这荒凉的大漠是一片沉寂——炎热的沉寂，将更令人难以忍耐。自玉门关而来的风，带着些微凉意，驻留在这片小小的杂树林里，起了丝丝的叹息——落花的轻叹。

飘零的落花自树上坠下，有的落在草丛里，有的落在水面上……

这丛杂林环绕之中，一潭湖水静静的流动着，轻缓的流水声似是附和着落花，对生命发出咏叹。

水面花絮如锦，点缀着黯然如宝石似的湖水，美丽无比，这荒凉的大漠里更有如神仙所居之所。

湖水不知来自何处，更不晓得没入何地，只见到水面落花缓缓向北流去，流到丛丛杂树边的一块大石旁，便已没入水里。

金色的阳光自树枝隙缝里透了过来，剪碎的光影斑驳杂乱的映射在那块大石之上。

流涟的光滟在湖面乱窜，更加添了这沙漠里绿洲的美的景色……

倏地——

湖水哗啦一声大响，自湖面中钻出一个赤着上身，光着短髯的老和尚。

他全身瘦弱，胸前肋骨根根看得清楚，穿着一条黄色短裤，在水里跳了两下，有似一条飞鱼，掠出水百斜跃到湖边的那块大青石上。

伸出枯瘦的手掌抹了抹脸上的水，他发出一声如雷的大笑，两道垂颊的长眉斜斜飞起，全身顿时泛起一层红光。

缕缕雾样的轻烟自他身上蒸散开去，在丛林里消失。

这老和尚自目中射出两股烁亮的寒芒，满是皱纹的脸上微微漾起一抹浅笑，喃喃地道：“这七七四十九天呆在寒泉泉眼，总算把‘大轮回功’给练成了，只要再过两个时辰，‘小九天罡气’与北斗方位成了直角便可以飞升了……”

他搔了搔头上的戒疤，目光中犀利的锋芒尽去，柔和地瞥了瞥自林隙透过的残阳。

身上浮现的红光渐渐淡去，他的目光才从一抹斜阳里收了回来，轻轻地吁了口气叹道：“这美好的一日便将在残碎的夕阳晚霞里逝去，唉！大千世界，无限美景，莫不是造物之功，我……”

他话声突地一顿，伸手拍了拍光秃秃的头颅，道：“咄！我怎么又一念执着了，槃涅飞升之际，竟也对这色相虚空留恋起来，真是……”

他敛眉俯首，低吟道：“既已舍染药，心得善摄不？若得不驰散，深入实相不，毕竟空相中，其心无所乐，若悦禅智慧，是法性无照。”

这几句话是东晋时佛门高僧鸠摩罗列的佛偈，这老和尚脸上一片平和祥蔼之色，继续念道：“虚诳等无实，亦非停心处，仁者所得法，幸愿示其要……”

他的脸上现出微笑，沐着夕阳的霞光，另有一种庄严肃穆，神圣感人之态显出。

林中静寂，那湖水又回归原先的缓缓流动之势，又带着片片落花悄然没去……

一阵微风吹来，挟着轻脆的驼铃之声，敲碎了这林间的寂静，渐渐，铃声近了，也变得更加急促。

轻柔细碎的铃声摇曳在风里，从大漠里驰来一匹高大的骆驼和一匹乌黑的骏马。

转眼之间，那一驼一马已越过无数的沙丘，来到杂树之外，随着树枝断折之声，一条人影自骆驼上飞跃而下。

他年约三十，身材适中，穿着一身玄色紧身衣裤，头上仅挽了个发髻，满头满身都是黄沙，显然是在沙漠里赶了一段很长的路。

虽然他脸上尽是风尘之色，可是却掩不住那股傲然之态，从他那薄薄的双唇与锐利的双目看来，他是值得骄傲的——因为他有一张非常英俊的脸孔与过人的智慧。

他的目光在林隙里匆匆一扫，回头道：“夫人，这里没有什么啊！”

骆驼上的布幕一掀，探出一张瘦削的脸庞来，柔长黑亮的发丝似是一条流泻的瀑布自她苍白的脸颊滑过，她呻吟了一声，道：“总算能够找个安逸的地方了。”

那中年汉子脸上颜色一变道：“梦萍，你怎么啦？是不是……”

摇了摇头，那个少妇苦笑了一下道：“只不过有点痛，我还得要一两个时辰之后才……”

那个中年汉子嘴角泛起一丝安慰的微笑，走过去将那少妇自骆驼上抱了下来，柔声道：“梦萍，我害苦了你。”

苍白的脸上绽起一朵浅笑，那被唤作梦萍的少妇摇了摇头道：“夫君，不要这样说！”

她一去怯生生的身子被搂在那个中年汉子怀里，显得是那样的娇小，可是却更鲜明的显出了她宽大的紫色罩袍下隆起的肚子——她已是有着身孕了。

此刻她伸出雪白纤细的手指，轻轻地捂住那中年汉子的嘴唇，说道：“我们当日结缡之时便晓得以后必然是会到处奔波、到处流浪、时刻遭受风险，可是我们又何尝有所畏惧？到现在孩子都快出世了，你还想什么？”

那中年汉子眼中泛着阳光，抱着这怀着孕的少妇向丛林走去。

他吻了吻她那如春葱似的玉指，她轻柔的一笑，将手指移开，替他拂了拂发上沾着的黄沙，叹道：“倒是这些日子我有孕在身，连累了你劳苦，又要抵挡那些追敌，又要照顾我，唉！夫

君，你瘦多了……”

她的话中含蕴着无数的关切，眼中射出无限的柔情，使得那大汉几乎为之潸然泪下。

他深深的凝望着他一眼，喃喃地道：“梦萍，你对我太好了！太好了，我……我对不起你。”

那被唤作梦萍的孕妇摇了摇头道：“我不许你这样说，居郎，你我相爱，天地共鉴，若有什么灾难，岂能不一同担当？何必又说这些话呢？”

她温柔的抚摸着他的脸颊，道：“只要等孩子生下来，你我两人携着孩子，行遍天下，以苍穹为庐，以大地为席，以明月为灯，餐风饮露过那傲啸烟云的神仙生活，岂不很美？”

那中年汉子已走到丛林的草地，他将她放了下来，自己靠在她身边，柔声道：“梦萍，你歇一会吧，这几日的奔波，也够你受的了……”他的目光在四下一扫，道：“我看这儿是百里之内唯一的一处绿洲，今晚就在这儿住下，等到你产后，我们再动身往西而去，只要过了沙漠之后，我们便不怕他们追上来了。”

那个孕妇默默地点了点头，道：“但愿上天可怜，能让他们晚个三天来……”

“我看这几天大漠气候不定，恐怕快起风了。”那中年汉子仰首望了望天色，道：“如果这些风沙还阻他们不住，那么便要再以兵戎相见了，唉！想不到我百里居一生都在奔波之中，何曾有一日安逸？累得妻儿都……”

那个少妇连忙阻止他再说下去。她缓缓地摇了摇头，道：“居郎，我晓得你是无辜的，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改变我对你的信赖，没有任何人可以使我们分开的……”

她说的话是如此婉转；可是话中所流露出来的决心与挚爱，却有如巨锤样的捶在他的心。

百里居纵声笑道：“梦萍，只要你不离开我，哪怕天塌下来我也不怕，想那四大剑派联同绿林盟主联合发出‘飞虎令’，要生擒我百里居，许以秘笈、财金一美人三大奖品，以致三年以来我们从任何时候得以休息……”他目光一闪，朗声道：“像这个样子看来，你我一遁入大漠深处，江湖恐怕要平静得多了，等到二十年后，我们重返中原，恐怕已是美人迟暮，财宝销毁，秘笈被虫蛀了……”

那个妇人微微笑着道：“居郎，你别太高兴了，我……”眉尖一皱，道：“我看快要……”

百里居脸上一变道：“怎么？你……”

那个妇人抓紧了他伸过来的手，默然了一会，摇摇头道：“没有什么，只不过有阵痛，已经过去了……”

百里居吁了口气，道：“我这就将篷帐撑起来，然后砍点树枝来生火，趁着天没黑把水烧好……”他搔了搔头，苦笑道：“你看还有什么事没想到，提醒我，我可是生平第一次面临这种难关……”

他走到林边将骆驼和马牵进林里，解下包裹，就着草地搭起一个篷帐，然后又砍了些柴来堆在篷帐边。

等他做完这些事，残霞已将退去，夜的轻纱已笼罩丛林之中。

那个少妇笑道：“看你这满头大汗的样子，真使人想不到你是一剑震动武林的孤星剑客百里居。”百里居坐在柴边把火石打着，燃好树枝，擦了擦汗，道：“我没笑你，你倒笑起我来了，

“嘿嘿，看你挺着个大肚子，谁又晓得冷月剑客关梦萍竟是这个样子？”

闪动的火光映照在关梦萍身上，使她那苍白的脸颊染上了些微的红晕，她哼了一下，道：“你敢笑我？我生起气来，等会替你生个女孩子，让你想了一年之久的名字不能用……”

百里居呵呵一笑，道：“我保证你生下来的是男孩，否则哪有女孩子的名字叫做百里雄风的？别将来见了，还以为我们有学无术，连儿女的名字都不会取……”

关梦萍默默地望着自己的夫君，看着他那故意装出来要逗自己笑的样子，她又好像回复到初次见到他的情形，那使得她舍弃了一切而跟随着他奔波江湖的，便是他的赤子之心与诚挚之情。

如今，在这大漠平沙百里中的绿洲里，从跳动的火光，她可看到他心底深处的情意……

她暗暗叹了口气，忖道：“居郎爱我太深，这使得我时时都恐怕他会离开我而去，唉！到那时我怎能独生？”

一丝不祥的意念突然掠过她的心里，她心弦一颤，目光闪过百里居的脸上，投向那静静的湖上。

湖面泛起黯淡的银波，涟动闪烁。

关梦萍缓缓立身而起，向着湖边走去。

百里居诧异地立起身来，道：“梦萍，你做什么？”

关梦萍道：“我看看这湖水！”说着回头拉住百里居的手臂，道：“自从出了玉门关，我们便没有看见过有这样美的地方……”

她走到湖边，目光一触那自稀疏的林枝透过，倒映在湖中

的破碎月光，心中便是一怔，只觉一股寒意自脚尖掠起，直透全身，使得她禁不住打了个寒噤。

百里居搂紧了她，诧异在问道：“梦萍，你怎么啦？”

关梦萍摇了摇头，勉强笑道：“没什么，是有点凉意。”

百里居温柔地道：“那么回篷帐去躺着，大漠里的气候就是这样，白天热得要死，晚上却又变得极冷……”

一股寒气扑向面来，他咦了一声，蹲下身去探手在湖水里搅了一下。

“嘿！”他立起身来，道：“这还是寒泉，真想不到大漠竟会有寒泉泉眼，梦萍，别站在这里太久，会冻坏身子。”

关梦萍凝望着湖中漾动的月影，暗暗道：“愿上天能够保佑我们越过沙漠，到达温宿城，等到他取得一代剑圣黄龙上人留在新疆的宝剑与剑诀，我们一定不妄杀一人……”

百里居道：“梦萍，你在想什么？”

他的目光扫过那宽度的湖面，投落在对岸。

“咦！”目中寒芒一闪，百里居侧首道：“你在这边等着，我到那边看看！”

关梦萍愕然抬起头来，他望见距此约六丈多远的地方，有一个人影伫立在湖边，她脸上一寒，道：“夫君，小心点。”

百里居应了一声，双臂颤抖，身形飞跃而起，两个起落已越出六丈开外。

他脚尖一着地，双掌平抚胸前，只见一块青石上跌坐着一个赤着上身，合掌瞑目的老和尚。

那块青石刚好凹一块，是以那老和尚跌坐于上，倒像是嵌在里面一样，猛一看去，还以为是青石雕成的。

百里居疑惑地望了望老和尚，沉声道：“请问大师是从何处来。”

因为他刚才一进林中，便曾仔细观察了一下四周，却没有发现这赤着上身的老和尚，现在眼看那老和尚的怪异样子，感到非常惊奇。

话声一过，那老和尚动都不动，仍然跌坐如死。

百里居心中疑窦一起，忖道：“少林武率各派弟子，都被我施出调虎离山之计将之调开，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我会出玉门关到新疆来，这老和尚又是从哪里来的？”

他凝神戒备，细细的打量了那老和尚一下，只听得身后脚步一响，关梦萍已来到身边。

“呛”的一声，百里居将长剑拔出，护住关梦萍。

他神色严肃地道：“梦萍，你走开一点，我看这老和尚有点古怪！”

关梦萍摇摇头道：“我看这老师父慈祥和蔼，一定不会伤害我的！”

她的眼睛自那根肋骨上移动，落在那老和尚满是皱纹的脸上，柔声道：“老师父，你这样跌坐着，一点都不冷啊？”

老僧寂寂无声，一点动静都没有。

关梦萍嘲解道：“我看这老师父大概在坐禅，不要我们去打扰他，所以……”

百里居冷哼一声，剑芒如水洒出，剑尖颤动里，向着那老和尚“大突”、“腹结”、“锁心”四大死穴点去。

关梦萍惊叫一声道：“居郎，你要怎样？”

百里居收剑还鞘，道：“我是试试他的。”他走上前去摸了